

蔣靜一著

唯生論政治學
體系

葉楚傖題



政治月刊叢書之一

蔣靜一著

唯生論政治學體系

政治通訊月刊社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初版

唯生論政治學體系

平裝實價大洋陸角 精裝實價大洋捌角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版權所有

著者 蔣 靜 一

出版者 政治通訊月刊社

地址南京獅子橋新泉里十一號
電話三一六七三

印刷所 仁德印刷所

地址南京常府街十六號



不准翻印

總代售 正中書局

總店南京太平路 分店南京鼓樓

周 序

近年來唯物唯心爭生的論戰感極一時，各不相下。唯物派失之於機械唯心論則近於玄奧，獨唯生論執兩用中，成為現代思潮的中心。惟往者唯生論者，偏於研究哲理，不務於政治方面，提出具體主張，故仍務事實太遠，不為人所未視。將同志靜一宿研自然科學，近更致力於政治，著有唯生論政治學。

系一書，問序於余。讀其內容，頗多
獨創之處。總稱其特點有四：

一、政治之定義，向以聚訟焦點。將
同志根據，符理政治就是管理
眾人之事的考說，說明政治乃是
所究人類生存的原理和原則。這
兩理解國家結構和社會進化。因
果律。這樣的定義，打破了法前政

治方是適應環境的存問」是研
究國家組織的科學」是「統治階
級壓迫被統治階級的方法的討論
種之一偏的見解。

六、由來關於國家的起源，有主張神
原說者，有主張契約說者，有
主張勢力說者，有將同意與排眾
論，均功於性的合力——合衆色，

誠為創見。

六、在政府通論一章，提出（一）執力力的
轉移，（二）新陳的代謝，（三）形態的變
異，（四）性質的質，為政府組織的原則；
對於總理及制度，亦得闡發
其遺。

四、最後兩章，將社會歷史的演進，分
為（一）元生時期，（二）寄生時期，（三）保

生時期，四共生時期四個階段。批評各派革命主張，樹立今後政治革命的真正線路，針砭時病，尤為精到。

《民生主義著三民主義的基本問題一書，以民生主義為三民主義的中心，對於政治經濟的主張，均歸納於民生範圍內，今後將同志以著，甚為互相發明。

歲。特御對言，以為介紹。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

周傳名

陳序

政者正之也，治者理之也，管理衆人之事，使不正者正，使勞亂者理而得其平，以遂適其共生與共存，是爲政治二字之聯義。是故政治之設施，必根據衆人之需要；而其管理方法，處處宜從正平二字着眼。然欲致之正平，則治者又非公不明可。蓋公明然後管理衆人之事乃能得其公正與公平，故「公」「生」「明」三字遂爲行政者之「經訓」矣。

上古之世，地廣人稀，生存資料之供給，殆隨時隨處均可取給于自然界，以求滿足。集體生活（民生）之條件，尙未成爲具體之觀念，故亦無所謂政治制度。迨後人口日繁，僅有之自然產物已不敷供應人類之需要，於是乃發生人力生產與分配之問題。蓋戕人以自

存，或自戕以存人，均非共生之道。必先爲合力之生產，然後爲公允之分配，始可獲得大眾平等之生存，此種共生共存之原則謂之道；而基於此原則之言動云爲之應用，謂之德，是故以個人對集團之正確行爲而言，謂之道德；以機體對衆人之合理管理而言，謂之政治，其實俱爲民生之需要而設也。

道德終爲抽象之指示，人事日繁，進而需有具體之規訂，是爲禮俗。更進而有立法，行政與司法。政治組織中人與制度二者之關係與應用，日臻完備，政治效用亦日益宏溥。迨至總理五權憲法，權能區分之制發明，不獨使治者皆得盡其能，被治者皆得使其權；且以攷試監察兩權之增立，一方面藉攷試權之行使，有計劃的吸

收新進分子，以應政治組織機體之所需；一方面藉監察權之行使，有計劃的淘汰腐惡分子，以防制機體之衰敝，使整個政治組織機體本身，無時不在新陳代謝，以成永久優美之生命體焉。

故政治組織至乎今日，可謂已建立最高尙最完備之制度，而如何運用此制度，方使名實相副，表裏俱稱，則在行政之人之努力矣。夫政治制度，體也；而行此制度之人，用也。體用兼賅，則政治修明，偏重其一，則亂矣。故曰：「徒善不足以爲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，」蓋爲政在人，行政在法；立法者人也；立人者法也；徒言法治或徒重人治，均不明政治之體用者之言也。苟以健全之制度，付之於無道德之人，則制度將適爲濟惡之工具，所謂「不仁而在高

位，是蟠其惡於衆也。」故總理於民權主義中既確立最高尚之政治制度，復指示吾人以最優美之政治道德，曰：「人人應該以服務爲目的，不當以奪取爲目的。聰明才力愈大的人，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，造千萬人之福。聰明才力略小的人，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福。……雖天生人的聰明才力有三種不平等，而人類由於服務的道德心發達，必可使之成爲平等了，這就是平等的真義。」並極力推崇大學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道，爲吾國對政治哲學之偉大發明。蓋亦以其明本末先後之分，而純提綱挈領者也。數十年來，教育制度抄襲他國，於本國衆人之事，既未列爲智育之材料；爲人之道又未認爲德育之基本；至於體育之重視，僅爲最近之事實；以

如此方法培養之人才，作管理衆人之事之基幹，所立法制，難合國情；所施之政，又豈能使不正者正，不平者平耶？政治之不易進展，有由來也，吾人當知所務矣。

吾中華民族夙以道德高尚，禮制完備，卓立於世。對事以忠，對親以孝，對人以仁，對物以愛，踐德以信，援弱以義，不分異己，以使和，不分階級以使平，經濟設施，爲政治之先務，使民以時，以重農事，先後本末，條理分明，惜乎近世，政教分離，重心失墜，目以不明，學非所用，遂致國勢日衰，民力日減，良可慨也。今後衆人之事之管理，於體既確立最健全之制度，於用復發達服務之道德，對內根據人民生活之所需，創造物資，發揚精神，管之理之

，正之平之，又復教之育之；對外根據民族之生存，建立自信，充實自衛，抗之禦之，健之強之，必可宏輝政治之生之妙用，臻吾國政治於世界之最高峯。

物質，精神，時間，空間，爲一切生命機體生存之要素。今者物質缺乏，精神萎頹，時代落後，環境不明，爲政者宜如何使物質充實，精神發揚，時間空間均把握得當，實爲一不易過之難關。惟有打破此難關之勇氣，然後生命力發皇向上，民族之復興始可期。

蔣靜一同志從事黨務工作有年，公餘孜孜於政治學之研究，近著唯生論政治學體系一編。余喜其多所心得也，贊其付梓問世，并爲一言爲序。

陳立夫 二十四年六月

自序

民十二年春，余因友人介紹，得參加中國國民黨天津工作。每讀總理生元學說，及「生是宇宙的中心，民生是人類歷史的中心」二語，私心竊喜，若有所得。斯時指導京津黨務者，爲李大釗先生，一著名之中國共產黨也。特謁之于天津法政專門學校，時余樹德氏亦執教鞭于該校，因得晤二先生而質所疑。李先生根據唯物史觀以解釋生的原理。劇談經二小時之久，仍不得要領，而余之自信終不爲所奪。當時在津同志如韓麟符輩，羣欲介余入共產黨，而余始終未捲入漩渦者，亦職此故。

余素抱「實業救國」之旨，因平生所學，亦在此而不在彼。離津後，多從事于鑛業工作，而曩昔所抱研究總理「生元」之念，遂亦淡而忘之。民十五年，國民黨誓師北伐，共產黨乘機煽亂，赤焰囂張，尤以兩湖爲甚。余及家父均被目爲反動派，相偕避居于衡陽之羅漢寺。好整以暇，乃從事溫習國故，并得杜里舒（Driesch）生機論而讀之；恍然于共產黨之囂張，非共產黨有三頭六臂，足以篡奪國民黨，誠以共產黨之唯物史觀深入人心，而國民黨之唯生論尙未成立耳！于是乃棄歷年「實業救國」之主張，而實際參加清黨工作。湖南馬日事變後，卽隨軍征討，由湘而粵而桂而鄂而贛而隴